

北京大學日刊

The University Daily

第二七七號

今日出版一版

地址	報費	廣告費
北平景山東街北京大學第二院	每份銅元二枚每月一元二角五分外埠加郵費	每行每日五分

北平景山東街北京大學第二院	每份銅元二枚每月一元二角五分外埠加郵費	每行每日五分
---------------	---------------------	--------

(目要日本)

- △國文系布告
- △會計課通告
- △北平國立北京大學畢業同學會啓事
- △非常學生會通告

本校布告

●國文系布告

本系文學演講一科現定於本星期三(三十日)下午四時半至五時半在第二院大講堂請胡適之先生演講

十二月二十八日

●軍事訓練組布告

本組幹部隊四大隊及一二三年級志願隊由二十一年一月四日(星期日)起均按各該隊每週原來訓練時日到本組分隊講授沙盤兵棋及軍用掛圖此布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體育組布告

本校女同學大鑒茲定於本星期日(一月三日)華上午十時在孔德學校與該校女隊員作友誼比賽務望屆時提前往孔德學校觀戰此布

公告

●會計課通告

山西省籍學生津貼現已匯到希攜帶入學證及圖章來課領取可也

十二月三十日

●北平國立北京大學畢業同學會啓事

本會定於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日午後四時在景山東街母校第二院宴會廳舉行新年同樂聚餐會並歡迎名譽會員凡本校畢業同學均請屆時參加因各同學住址尚未調查完竣未便專函奉達尙希見諒爲荷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 (一)是日能否出席如蒙先期示知以便預計人數籌備一切至爲感荷
- (二)函信請交漢花園北大第一院本會
- (三)請代邀約畢業同學赴會
- (四)請隨帶份金一元五角

●非常學生會通告

根據本月二十四日本會第七次執行委員會議決案自即日起開始進行新學生會之改選茲將改選手續公佈於左：

- (一)由各班推舉代表二人負責領發選舉票(領票時務須簽名蓋章)並負責進行收票及開票事宜
- (二)發票日期自本星期四(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至二十一年一月十日止收票日期至二十一年一月十四日止收發票事宜均由各院註冊課負責代辦
- (三)選舉結果隨同選舉票由各班領票代表繳還各院註冊課並登日刊公布
- (四)選舉法仍按舊章每班二十人以下者選代表一人四十人以上者選代表二人四十人以上者選代表三人

祇選代表三人用記名減記名投票法選舉之(五)選舉人必須簽名蓋章

十二月二十八日

●王志毅徵求失物啓事

鄙人南下示威因被追迫致將毛氈內包裹絲子裏水頭領大衣一件及其他零星物品遺失于中大毛氈已由第三批回平之代表團攜回北平大衣等物查詢無着不知那位同學代爲帶回請示知或交四齊本人願酬以現金十元此啓

●地質系一年級任績啓事

結以才短識淺，課程忙迫，對於本班代表一職，實難勝任，除呈請本班另行選賢外，特此聲明。

十二月二十八日

●王俊奎啓事

鄙人因病自隱南下示威國北返後即在非常學生會產生時聲明辭卸一切責任後雖會中分與工作但亦未正式擔任今後有人以會事見詢用特鄭重聲明以後恕不答覆

十二月二十八日

●喬光鑑啓事

十五日曾見着一種日本紙印的匿名宣言，內容除攻擊非常學生會外，並且攻擊私人方面的四位同學，蒙不棄將敵人也列入四人之一，當時本是付之一笑，不預備答理的。因爲這種匿名宣言，

●蘇信宸啓事

我的二二五一號徽章遺失特此聲明作廢

十二月二十八日

●王躬視啓事

我的673號校章遺失聲明作廢

●佟本仁啓事

我的九三一號徽章已失聲明作廢

專載

●爲一合法的新學生會產生方法之商

權」告同學！

松光鑑

頃于本日(二十八日)之出刊，見譚象乾君之「合法的新學生會產生方法之商榷」一文，曾犧牲了我極寶貴的「看報期間」的幾分鐘，從頭至尾將譚君的「大文」讀了一遍，以為一定是有什麼高超的主張，不料是如此使我大失望的一篇有色彩有立場的「玩意」啊，雖然譚君語氣間是充滿了自以為「無偏無黨」的意味。

現在以我個人感覺到該一文中之錯誤地方，逐條的指出，並加以相當的解釋和疑問，以求同學們的公評。

「，該文頭一段說：『……因為沒有一個代公意的合法的學生會，我們的上課是沒有保障的，……什麼什麼會，可以隨時借一個題目，組織糾察隊來阻止我們上課，』……荒廢許多寶貴的時間來反抗（可憐）牠，打倒（可笑）牠，……」譚君的意思很明顯，他認「什麼什麼會」是專來攪亂學校和不服從同學公意的。非常學生會（即譚君最初掩掩藏藏說的「什麼什麼會」）自成立

三十餘人的「復課運動大會」，就能代表全體同學九百餘人的公意嗎？在此大四百八十五位同學總投票中，尚有七十四位罷課運動者，若此七十四同學也在二院召集一個罷課運動會，恐尚不止一百三十餘人呢？譚君儼然以一百三十餘人的大會而稱爲代表全體同學公意？我不欲加判語，請同學們公決，請譚君運用理智來「四思」。

二、談「父」中又說：「……非常學生會早已成爲非法的團體，……以少數人的意見，假借種種口實堅持無課的罷課，……」，凡不是盲目者誰都看得見非常學生會的屢次宣言，再三聲明「**本會爲臨時性質……**」，一俟新學生會正式產生後，即行交代……」，可見非常學生會自己早知爲維持過渡的臨時機關，並不是想戀棧；想借此以出賣同學利益，而希得黨部的津貼；或如關紆之借團體活動，謀請中央資助留學；何用得旁人來指摘「非法」呢？人們連「非常」兩字的意思都不了解，斤斤以「法」來誣「非常」，真是可憐又可歎！

同學們！記得羅紆屢次在大會中途中呼聲嗚呼的提出「人數問題」的法律問題的事實嗎？羅紆是麥摩沙法的人啊！然而他「出賣同

籌備選舉委員一人；」，像煞有價事的要由「復課運動委員會」來發動選舉，產生正式學生會；
「呵！其煞費苦心，良可佩服；不過殊不值識者一笑。」——這論識者，恐三尺孩童也要笑掉大牙。
請問照譚君的主張，法的根據在那里？是否「非法」？「復課運動委員會」以何項資格來主持選舉？假令他有資格，現在已經復課，牠還有存在

的餘地沒有？退一萬步說；即令「復課運動委員會」有存在的餘地，以僅僅一百三十餘人的團體，就可以主持全體同學的意見嗎？」多見其不自諒也！」

四，譚君謂：「……還是讓无偏无黨的和較能代表公意的復課運動委員會來負此責爲妥當」，大言不慚的是自以爲「无偏无黨」和「較能代表公意」的，是「復課運動委員會」了。「復課運動委員會」中的委員人物，有沒有黨的背景的人物，請同學看看吧，我不必說了。單以某君（姑隱其名）說；與走狗集團常走狗的，是他；勾結走狗集團常走狗的，也是他；隨同關鋒而下被壞

「復課運動大會（？）」之中，居然埋伏了人提議推翻非常學生會，——雖然遭否決；（可決也是枉然）試問「復課運動會」的內心純潔不純潔了。而又在「復課運動執行委員會」中，公然提出推翻非常學生會，主持產生新學生會的問題；試問經該委員等之後台，所謂「復課運動大會」否決的案件，而胆敢于執行委員會中討論，不知所謂「法」也者安在？該委員會是否先偏先黨？是否較能代表公意？是否別有用心？尤其是復課已成事實，而該委員會尚巍然存在，是否別有活動？唯同學公評，並且「復課運動大會」，對外竟盜用「全體」名義；雖然牠才一百三十餘人。是否蔑視北大同學？是否合「法」？

關於其他小錯誤之點，不必再說，最後爲同學們告者：

同學們！不要爲譚君所蒙蔽，不要爲國復課運動委員會一所蒙蔽！要知道這是揭亂份子想復活的把戲啊！當示威北返的時候，非常學生會破

立的時候誰敢說一句「反對」？不要說出宣言，貼標語，因為當時，現走狗集團的人們，真知出賣同學的事漸到了，觸動了公怒了，所以銷聲匿跡的過去。時，後來見同學們走的走了，生氣的漸漸消氣了，于是又不得不大活其動。雖然他們不敢出頭，然而他們口口使他們和要氣同志出來。請看所謂「復課運動大會」，其中，王和集關的分子到了多少？再請看所謂「復課運動委員會」